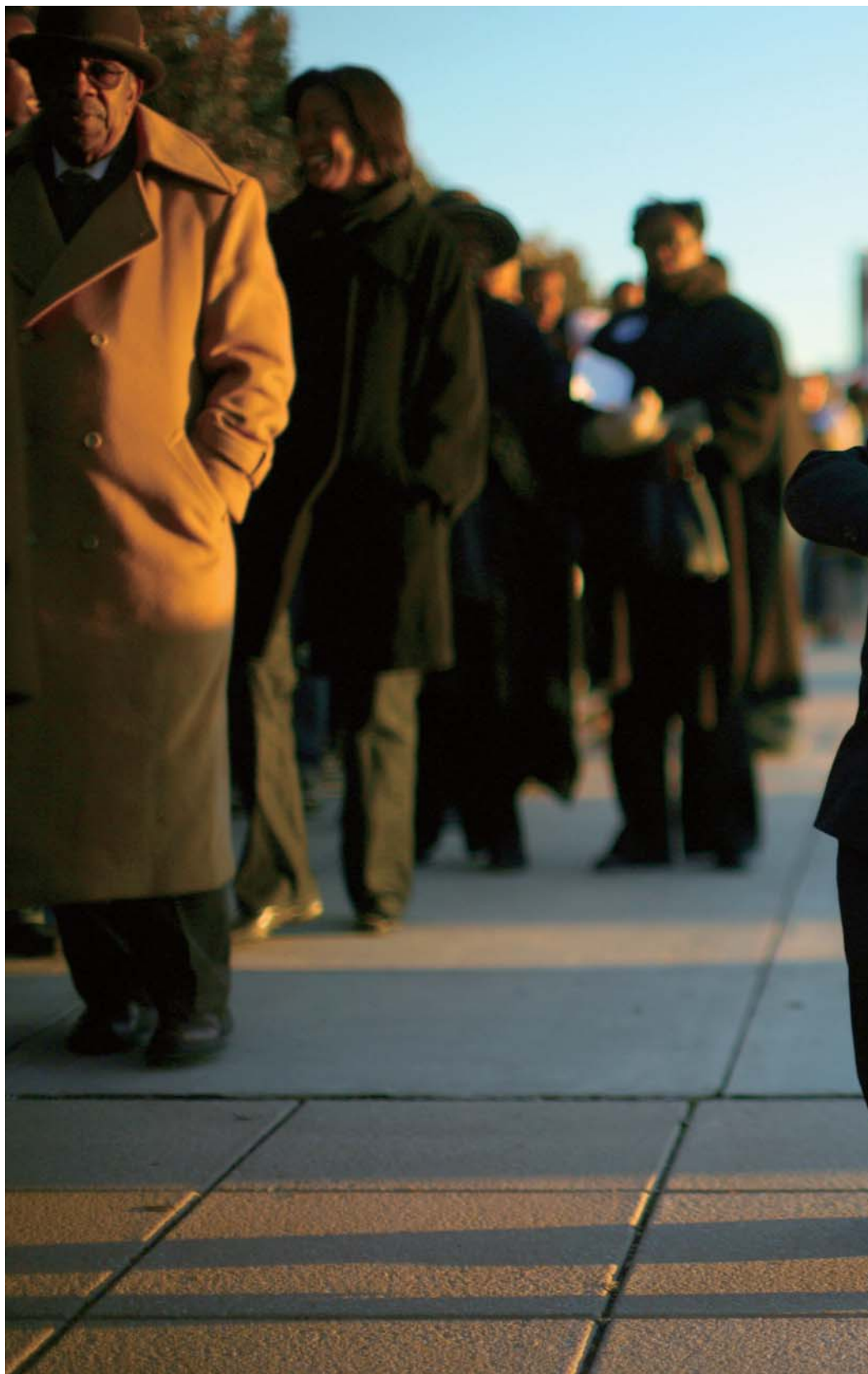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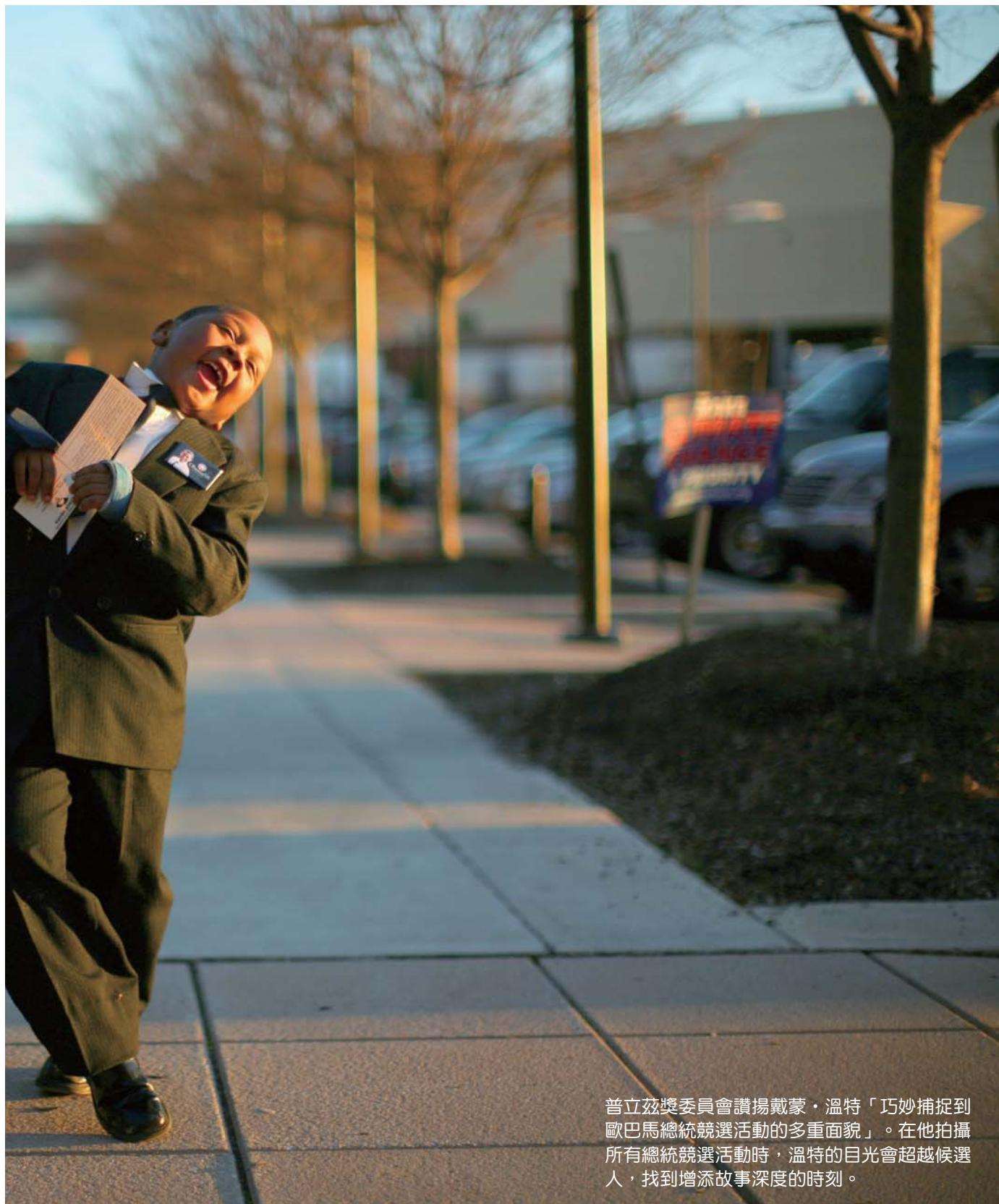


一「拍」 即合

戴蒙·溫特

拿到他的第一部相機，
鏡頭為他開啟的未來
包括普立茲獎、
《紐約時報》的工作、
以及訴說動人
故事的精彩作品





普立茲獎委員會讚揚戴蒙·溫特「巧妙捕捉到歐巴馬總統競選活動的多重面貌」。在他拍攝所有總統競選活動時，溫特的目光會超越候選人，找到增添故事深度的時刻。

DAMON WINTER/NEW YORK TIMES

「我想有好奇心、 喜歡觀察生活、注意細節 確實是一大因素。」

在戴蒙·溫特 Damon Winter 公寓的牆上，有件藝術品上頭有一句話：「你不是在拍照，而是在創造。」擔任新聞攝影師的溫特拍出的照片所呈現的故事帶著新聞攝影所需要的克制及精準。

他在《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 進行報導工作時為歐巴馬第一次總統競選活動所拍攝的強烈、情感豐富的照片，讓他在 2009 年贏得普立茲獎，當時他 34 歲。除了歐巴馬 2012 年的第二次競選活動及川普 2016 年的競選活動，溫特為《紐約時報》報導過的主題涵蓋政治、戰爭、天災，及全國性議題及活動。在 2006 年為《洛杉磯時報》(Los Angeles Times) 工作期間，他為阿拉斯加一處偏遠地區孩童時期被一名傳教義工性侵害的人所拍下的細膩照片，也曾讓他獲得普立茲獎提名。

出生在紐約州北部但是在美屬維京群島長大的溫特，現在住在曼哈頓上西區。他的公寓離中央公園一個街區，裡頭光線明亮。空曠的生活區牆壁上唯一的照片是他長期的伴侶，同是攝影師的狄吉雅 Béatrice de Géa 拍攝的。那是紐約州北部的冬天景色，一個結冰的湖泊。雪地的足跡通向溫特與這對伴侶的年幼兒子諾瓦 Noa 的背影，手牽手站立著，注視著前方的事物。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你何時對攝影感興趣？

溫特：我直到很晚才開始攝影。我小時候有過一部水底攝影機——一部黃色的 Minota 110——可是我不記得用它拍過很多照片。我讀大學時，跟我媽要一部相機當聖誕節禮物。當然，我們當時沒有智慧型手機。我只是想要替朋友拍些照片，希望能隨便拍點東西。可是她買給我的是一部很好的單眼相機，可以手動控制，我慢慢喜歡上它。之後，我就對它愛不釋手。我隨時都帶著到處走。我熱愛它。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你是天生好手嗎？你早期的照片拍得好嗎？

溫特：我想有好奇心、喜歡觀察生活、注意細

節確實是一大因素。可是不，早期的照片很糟糕。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那部相機激發你開始研究攝影嗎？

溫特：是的。我在哥倫比亞大學修過幾門入門課程。我們從底片開始。我學會在暗房沖洗黑白照片，我也修了彩色攝影課，自己沖洗彩色照片。我也修習環境科學課，我很喜歡，可是不是很明白我在這個領域會有什麼發展。拿到相機時，感覺就一拍即合。在那之後，我就不太在乎其他課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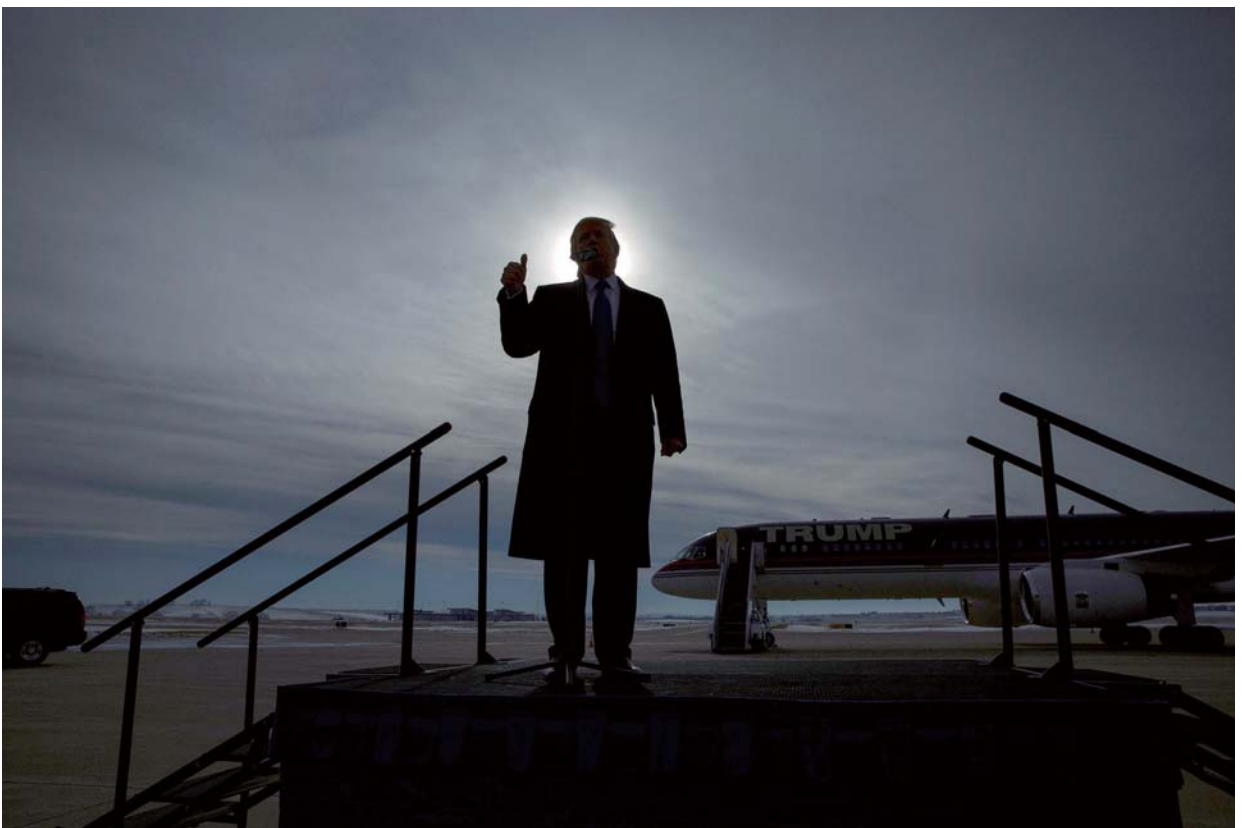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你如何成為職業攝影師？

溫特：一切開始於通過甄選參加了「艾迪·亞當斯工作坊」(Eddie Adams Workshop，一個針對菜鳥新聞攝影師舉辦的免費研習會)。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深入接觸新聞攝影。我們不停地拍攝、編輯、討論，並吸收新聞攝影的知識。我記得我見識到一些最精彩的照片，瞭解到這是我此生註定要從事的事。這也是我第一次瞭解到這個領域有多競爭、被資深編輯批評有多殘忍，以及在這一行臉皮厚點有多有用。

不幸的是，這並沒有讓我立刻找到工作。我應徵 30 幾家報紙的實習工作都被拒絕，最後還是因為「艾迪·亞當斯工作坊」的一位講師吉米·寇頓 Jimmy Colton 可憐我，才讓我在《新聞週刊》(Newsweek) 找到一份實習工作。在週末，我替合眾社拍攝照片，最後累積足夠的作品，讓我在南卡羅來那州的《文圖拉郡星報》(Ventura County Star) 找到一份實習缺。在工作中，我竭盡所能汲取有關新聞攝影的一切。自此以後，我便一直努力以誠實、貼近、藝術的方式，透過有力、訊息豐富的照片來訴說故事。



上：歐巴馬在 2008 年競選期間造訪德州的聖安東尼奧；下：川普在 2016 競選時擺出招牌的豎大拇指手勢。



PHOTOS THIS PAGE: DAMON WINTER/NEW YORK TIMES



「我便一直努力以誠實、貼近、藝術的方式，透過有力、訊息豐富的照片來訴說故事。」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在《達拉斯日報》(Dallas Morning News) 工作 5 年後，你換到《洛杉磯時報》，並在此拍下獲得第一次普立茲獎提名的作品。那個性侵害的報導是怎麼產生的？

溫特：跟許多更大型的報導一樣，它源自於一個規模小很多的報紙上一篇簡短的新聞報導。那是關於阿拉斯加一個村莊性侵害的案例。我們的區域記者看中它，決定深入調查，結果變成一個比任何人原先想像都還要更大的報導。我們發現整個小鎮都受到傷害。性侵害的範圍令人瞠目結舌。許多少男及少女——現在已經成年——在孩提時代都曾遭受性侵害。我們

去檢視性侵害的長期影響，以及它如何重創該社區，造成心理問題、酗酒，及自殺。

我們待在那裡大約 3 個星期的期間，那個故事就在我們眼前慢慢展開。我因大雪耽擱而錯過飛機，可是這多少算是因禍得福，因為我被迫放慢腳步，和那些人共處很多時間。做這樣貼近、細膩的拍攝是個挑戰，因為你必須要求人們開放讓你窺視他們的生活。有一大重點是要向他們傳達你的用意不是要奪走他們什麼東西。你不是要嘲笑他們或讓他們難堪。

我和其中一個家庭特別有密切連結，這家的男、女主人在多年前都曾經遭受性侵害。他們有一個想要訴說的故事；他們受到不當對待，也因此飽受折磨。經過這些年，他們已經作好準備，而我們有幸能夠那個時候身處那個地方。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你那篇報導的照片獲得普立茲獎提名，也因此讓你獲得《紐約時報》的工作。2008 年你被指派去報導歐巴馬的競選



為了阿拉斯加偏遠地區的性侵報導，溫特做了一些安排，拍下貼近的、痛苦的人像照。他說：「我對那則報導充滿熱情，也真心同情相關的人。」

活動時，你知道那對你而言會有多重要嗎？

溫特：對我個人的部份我不知道，可是我很快就瞭解到那對我們國家及歷史會是多重大的一個時刻。那是我第一次報導政治。當時我的攝影編輯大衛·史考爾 David Scull 說他只要一小部份的照片是拍候選人，其餘要拍支持者、周遭環境，以及真正能生動呈現這場競選的細節。一開始時，我是用隧道般的狹隘視角來看，把焦點放在候選人身上，想要擠開其他攝影師，靠得盡可能近。大衛教我退後一步看的價值，沒有一直跟著大家走是沒關係的，而是要看一下周圍，找到更細緻的東西，即使那意味著有時候會錯過寶貴的畫面。很難能可貴本報社支持我把我們的報導做得與讀者在其他地方找得到的東西不同。它給我機會去探索。

要拍出令人難忘的照片有許多元素。我總是

在想照片如何搭配報導以及照片如何呈現故事。除非它有東西要訴說，否則不會讓人印象深刻。它不會有深刻的意義。尤其是在競選活動接近尾聲，我不敢置信地說：「我何其有幸能夠報導我人生當中最有歷史意義的時刻之一呢？」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報導 2016 年川普的競選活動有何不同？

溫特：媒體的報導管道比過去的競選活動惡化。我們只能從一個十分受限的小小區域來報導活動。然而，我第一次報導川普時，我有機會近距離接觸。那是在一艘停靠在加州長灘 (Long Beach) 附近的戰艦甲板上舉辦的一場造勢活動。之後，川普邀請撰稿記者和我去他的高爾夫球場挖一些「幕後新聞」。我們在他位於蘭喬帕第斯 (Rancho Palos Verdes) 的高爾夫

PHOTOS THIS SPREAD: DAMON WINTER / LOS ANGELES TIMES



87 團步兵第一營的士兵照顧在阿富汗昆杜茲 (Kunduz) 受傷的同僚。



一名士兵在派駐往阿富汗前，準備向太太及兒子道別。

美國士兵搭乘運輸機前往阿富汗。



球俱樂部的餐廳與他見面，他帶我們參觀這間餐廳。他與用餐者互動。

然後他說我們一定要看看他的高爾夫球場。過程中我都在試圖幫他拍張人像照，努力讓他慢下來一點。有人開來一輛高爾夫球車，他說跟他一起上車。他開車帶我們四處逛，夕陽正西下。四周逐漸暗下來，已經看不清楚什麼東西。他停在一個高爾夫球洞旁，就在俯瞰海洋的懸崖邊，並下車走上果嶺，你什麼都看不到。他說：「看看大海！這會是你看過最棒的海。」接著他說：「等等，別拍照。草都枯了。」可是那裡漆黑一片。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在兩次競選活動之間，你報導一些創傷的故事，包括 2010 年海地地震及阿富汗的戰爭。你如何調適面對這些工作？

溫特：海地對我來說是個具關鍵性的工作。它跟我以前接觸過的都完全不同。我們租了一架包機。機場完全空蕩蕩，沒有空中交通管制。從機場開車到鎮上我看到的屍體比我之前人生看過的總數還要多。實在是令人震驚。

在報導過地震後，我數度回到海地去報導災後情況、全國性選舉，以及霍亂疫情。那個經驗有助於強化我所扮演以及想要成為的攝影師角色。我瞭解到我在報導衝突及災害時有我的限制，我在海地所拍的照片以及後來在阿富汗所拍的，或許不像其他人拍的煽情或震驚。可是我希望它們是比較細緻，帶著同理心，看到我照片的人會感受到伴隨一無失去一切而來的深層哀傷，即使一下下也好。因為我自己是在加勒比海地區長大，海地感覺離家很近。它確實不是個容易安居之處，可是海地人是非常特別的民族，把這個報導做好並再三回去這點對我來說很重要。

在阿富汗時，我跟著一排美國陸軍進入地雷區——在不知情的狀況下。海軍炸彈拆解技術組長就在我前方踩到地雷。在揚起 30 英尺高的沙土、濃煙，及碎肉的爆炸中失去雙腿。每個人都驚懼不前，也瞭解到繼續我們在做的事有何風險。當醫療兵衝過來協助，我瞭解到我唯一能做的事就是繼續下去。

「擔任新聞記者會學會的事情之一就是隔離自己的恐懼與情緒，能夠在當下做應做的事。」

不管好壞，擔任新聞記者會學會的事情之一就是隔離自己的恐懼與情緒，能夠在當下做應做的事。有時候這是不可避免的，可是你必須把它先收在一旁，因為當下沒有時間或空間來處理它。在 2013 年我兒子出生後，對於冒那類的風險我必須做長遠審慎的思考，因為我考量的因素已經完全改變。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當你在有人受傷的情境中拍攝時，或是你在報導災難時，你會對照片做自我審查嗎？

溫特：你必須衡量該情境，把這個照片可能造成某個人當下或事後他人看到時的傷痛，放



在與它的重要性之間做權衡。這些評估向來都是一瞬間要完成的。以此來看，有些東西是我不想拍攝的。那是新聞攝影師經常必須做的決定。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國際扶輪英文月刊》之前一位攝影比賽評審史蒂夫·麥克里 Steve McCurry 也曾拍攝過阿富汗及其他戰區。你覺得你們的方式有何異同？

溫特：很有意思你提到麥克里。我年輕時曾在攝影師合作社「馬格努攝影」(Magnum Photos) 實習，我常常翻閱麥克里的照片。你可以從貼印照片（註：把一卷底片不經放大直接沖印在大相紙上的照片，一格格像是縮圖目錄一樣），看出一個人攝影的風格，是否在一個地方走來走去，東拍一張，西拍一張，四處張望。他是相當精準。他會找到一個景，努力經營，再三嘗試，直到一切條件備齊。他的編輯工作是即時進行的。那也是我試圖處理的方式。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2018 年，你被派去擔任《紐約時報》「觀點及評論版」(Opinion) 的攝影師。你如何獲得那個機會？

溫特：觀點及評論版的主編在一個偶然的時機找到我。我覺得這份報紙和我都在經歷轉型期。也剛好碰到該報越來越強化視覺部份——連觀點及評論版也是——過去這塊不是攝影發揮的地方。這對我來說很新鮮，讓我可以把自己的意見及感覺注入我的作品裡。能夠以新的方式展現創意及想法，這對我來說是個很棒的機會。

我最喜歡的專案之一——就在我轉到「觀點及評論版」前——就是一系列有關跨性別議題的報導。我必須絞盡腦汁構思如何用最好的方式來呈現報導。我決定用被拍攝者個人生活的意象來創造多重曝光的人像。這些照片很有挑戰性，可是也很有趣，我對結果感到很开心。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你拍攝彩色照片，也拍黑

白。在什麼情況下黑白照片效果最好？

溫特：追根究底，我可能算是彩色攝影師，可是黑白照真的很有意思，用在光線具有挑戰性的情況下很不錯。它也可以讓報導在視覺上更統一，讓觀者可以專注在瞬間與情緒、形狀、



「追根究底，我可能算是彩色攝影師，可是黑白照真的很有意思，用在光線具有挑戰性的情況下很不錯。」

形式，及構圖，不會因顏色分心。在「觀點及評論版」，我們總是努力讓我們的內容與新聞

報導的部份有所區別，尤其是與其他《紐約時報》攝影師報導相同的事件時。有時候，黑白



溫特在 2010 年海地地震後不久便前往海地。「在當下，光是要把工作完成，就有很多事情要思考。我認為你不能讓自己太情緒化，雖然要做到很困難。」

DAMON WINTER/NEW YORK TIMES

↓→為了《紐約時報雜誌》(New York Times Magazine)的一篇專題報導，溫特拍攝紐約的運輸系統，從列車到乘客到工程師到鋪設鐵軌的工人。



↓為了另一則專題報導，溫特在 2011 年與世貿大廈重建工程的工人共度 5 天。



PHOTOS THIS SPREAD: DAMON WINTER/NEW YORK TIMES



「我希望看到我照片的人會感受到伴隨失去一切而來的深層哀傷，即使一下下也好。」

照會有其限制，可是對某些報導來說，它大大有助於釐清及鎖定你的訊息的精髓。黑白人像照也可以很有力量，因為它讓我們可以看到一個人在真實生活中不曾看到的部份，彷彿透過一個直接切入一個人核心的濾鏡來看一樣。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業餘的攝影者要如何更深入瞭解燈光及構圖？

溫特：除了閱讀攝影書籍之外，我建議欣賞藝術作品。畫家關於畫作的構圖非常用心。此外，學習構圖的基本規則，可讓你有充足的訓練到可以打破規則——而且是故意打破。

至於燈光，如果你使用真正的相機，你能做的最好的一點就是關掉自動功能，學習手動設定的功能。一旦你掌握了感覺，你就可以控制燈光呈現的方式。然後你可以選定一個景，讓它看起來不完全像肉眼看起來的模樣，因為相機看到的事物相當不同。一旦你可以掌控，瞭解光影的作用方式及你的相機所能做到的事，你

整個世界就會大為開展。

對於智慧型手機的使用者，總有方法可以控制曝光的程度。你得好好試著玩玩看。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對於想要用較不明顯或不老掉牙方式，用一種有助於呈現故事的方式來拍攝人像的業餘攝影者，你有什麼建議？

溫特：不要以你拍攝的第一張照片為滿足。有時候你必須讓人放鬆一點，給他們一點時間來卸下面具。你想要做到讓他們能夠做自己。那種人像照比人們刻意擺姿勢照相的照片動人多了。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你如何誘使人們做到？

溫特：如果你可以傳達你不需要他們做什麼就會有幫助。你想要他們呈現最自然的樣子。如果他們瞭解這點，或許那會有助於他們卸下一點心防。

有時候光是直視他們的眼睛也會有用。用相機取好景，然後把相機移開一點，直接與他們互動。我認為理查·艾維頓 Richard Avedon 就是這麼做。他用附有快門控制線的三腳架，這樣他可以站在相機旁，與拍攝對象進行較個人的互動。這麼一來那個人就不是看著冰冷、黑暗的鏡頭。有時候，我會把我的頭從相機上方露出來一點點來偷窺，這會讓他們發笑，因為這看起來很可笑。試試看！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許多攝影師出版某個主題的作品集。你有計畫出書嗎？

溫特：沒有。我一向是報紙攝影師，因此我沒有辦過展覽，也沒有出過書。對我來說，回顧自己過去的作品有點痛苦。或許我對自己太嚴苛。並不是說我認為照片的保存期限很短。或許那是擔任新聞攝影師的本質，以及新聞變動的速度很快。

Julie Bain 是紐約市一位作家兼編輯。這是她第五次訪問擔任我們年度攝影比賽評審的攝影家。